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护国元勋

周勃世家

王彦辉·张红梅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3818 5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护国 元勋 周勃世家



王彦辉 张红梅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护国元勋周勃世家

王彦辉 张红梅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插页 2 200 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7—206—02666—4

K·52 定价:14.00 元

出版前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形成过许许多多的名门望族、显赫世家。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名扬古今的儒学世家、累世显赫的官宦世家、承父传子的将帅世家、唱和诗文的文学世家、左右朝政的外戚世家、治病救人的医药世家、封疆裂土的藩镇世家等等，这些世家的形成，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家族文化现象。最早将这一家族文化现象载入史册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首创“世家”体例，叙写“开国承家、世代相继”的名门家族人物的身世沉浮、命运舛迭，少则三五代，多则十数代，如《孔子世家》述及孔氏十余代，为研究孔子家世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后，史官们虽然很少以“世家”为名来为人物立传，但却不乏以“纪传体”形式对那些名门世家谱列世系，极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的夸耀，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血脉相承的望族世家的荣辱兴衰史。

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许多是跨越朝代

的,因而家族人物往往分别入传于二史甚至三史之中;即使是不跨朝越代的,由于同门中显赫人物较多或年代久远也被分别列传;还有的史书粗糙,对一些人物虽属名门之祖或后裔,但由于本人不太显赫,或被略去,或者作为附传寥寥数语,或者虽另立一传,但连父祖、子裔均不见载。这就给那些从事家族文化研究和关注传主家世渊源与子孙命运的人们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目前在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比重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是以本传主的一生经历或片断为对象,至今尚未有较为完整的世家类图书面世,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与社会需求的双重缺憾。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以补阙如。

本丛书的出版并不在于简单地向人们再现历史人物的风采,更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丛书的根本宗旨乃在于使读者在轻松地、毫不乏味地阅读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体味出家族文化与社会文化、家族文化与家族成员命运之间的关系。许多名门世家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的造就和个人修养的因素,但家族文化与个人命运且有着极大的关系。诸如,苏轼文学世家的形成,自有其家学渊源;诸葛亮三代忠烈自有父祖清流党人的遗风熏陶;而王祥子孙在晋后各大小朝廷中多身居高官,而无一殉国难者,也是他一向“传孝不传忠”治家思想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规律,忠臣的后代可能出叛逆,将军的儿子未必都会带兵,皇帝的子孙更多草包,但“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家族文化与个人成长的重要关系。况且这些名门望族、高第世家的命运大多和他们所生存的时代潮流、王朝命运紧密相联,因而阅读这些家世历史,还可以领悟出许多盛衰兴亡的大道至理。本丛书尽管有一些文学性的描述,但人物、事件都是忠于史实的。

本丛书传主不收皇族,也不囿于公卿将相,举凡名臣、将帅、

艺文、商贾、巨儒、外戚、医药诸类在历史上确称名门望族、显赫世家者皆兼收并蓄。由于本丛书拟分批推出，因而第一辑所选的传主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上述各门类。由于家族文化图书尚待开发，因而无论在写作和编辑中都缺少参照样本，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

序 言

历史是浩瀚无际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每一个人原本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只缘一些人在历史上或是推动或是阻滞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或是在某一领域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卓异，甚或付出过不懈的奋斗，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片断，在史家的笔下跃然于典册，是为任后人评说的君子、小人；明君、昏主；良臣、贪吏；才子、庸人；英雄、懦夫……

历史是由劳苦大众创造的，历史也在不断塑造那些勇于在风口浪尖上弄潮的领袖人物。周勃就是从一个市井小民成长起来的一代开国元勋，周氏家族也在汉初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几番生死较量中，立功建业，成为盛极当世的名门望族。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在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方面，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威胁：一是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的反叛；二是外戚（后妃及其亲族）的干政专权。绌侯周

勃、条侯周亚夫父子，就是在关系到汉王朝存亡盛衰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成长为一代护国功臣。

周勃在随刘邦起兵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虽也屡立战功，但还缺少指挥方面的伟绩，故淮阴侯韩信才“羞与绛灌等列”（《史记·淮阴侯列传》）。而到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历史的机遇对周勃来说却接踵而来。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姓诸侯王与朝廷的矛盾急剧恶化，先后反叛或被诬谋反，所以周勃、樊哙、灌婴等次要将领就成为刘邦所能依靠的主要军事将领。

在刘邦铲除异姓王的斗争中，周勃先后随刘邦出讨燕王臧荼，平定燕地，封绛侯；征伐韩王信代地，升太尉；征战叛将陈豨，定雁门、云中、代郡，功绩卓著；刘邦临终前，又令他驰往前线接管樊哙的军权，征讨燕王卢绾，定上谷、右北平、辽东、辽西、渔阳五郡。几度鏖战沙场，出生入死，为巩固西汉政权和国家统一立下赫赫战功，声望地位日益显贵，刘邦对他的信重也日益加深，周氏家族也一跃而为汉初屈指可数的功臣世家。

周勃一生中最光彩辉煌的业绩是诛诸吕、安刘氏。刘邦生前，已预感到以吕后为首的外戚势力对刘氏政权的威胁，所以曾令周勃、陈平杀掉樊哙（陈平因惧怕吕后而没有下手），又与诸大臣盟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刘邦深知太子刘盈性格懦弱，为此把防止吕氏夺权的希望寄托在王陵、陈平、周勃等元勋大臣的身上，甚至在临终遗嘱中露骨地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

惠帝即位以后，吕后果然专断朝权，垂帘称制，并大肆培植吕氏外戚势力，封吕台、吕产、吕禄等6人为王，封吕种、吕平、吕更始等10余人为侯，并令吕产、吕禄分统京城卫戍南北军。吕后既死，吕氏外戚集团与刘氏集团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

一场谋诛元勋大臣的宫廷喋血阴谋正在悄悄进行。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周勃、陈平等先发制人，智闯北军，族诛诸吕，迎立汉文帝，避免了汉朝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专权之祸。这场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西汉政权，避免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大动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为“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周勃在巩固西汉政权的几番险恶斗争中，功勋卓著，位极丞相；周勃之家势位显隆，盛极一时。然列侯之子孙，“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极少栋梁之才，惟勃子周亚夫继承父志，独领风采，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护国护民，再造辉煌。

历史的运作，促使刘邦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选择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形式，推行郡国并行制。这虽然可以避免单纯分封制带来的“其专在下”和极端中央集权制下“其专在上”的缺陷，但也产生了地方权重、对抗中央的弊病。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硝烟刚刚散尽，人们还未及从诛杀诸吕的血腥恐怖中挣脱出来，同姓王举兵反叛的战火就已点燃。

为了削弱王国势力，汉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相应析齐国为七，析淮南国为三，但势力强大、“富过王室”的吴楚等国并没有得到削弱。至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提出削藩的主张，终于激化了矛盾，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一场蓄谋已久、规模很大的叛乱，仅吴一国就发动了20余万大军。叛乱初起，来势凶猛，形势危殆。汉景帝束手无策，为了取悦吴楚甚至不惜杀掉最亲信的谋臣御史大夫晁错，取消削藩令。但刘濞醉翁之意不在酒，扬言“吾亦为东

帝矣”。景帝见和解不成，方迫不得已派周亚夫正式领兵讨伐吴楚。此时，吴已攻下梁国（景帝同母弟刘武的封国）的棘壁，连败梁兵，正全力围攻梁都睢阳。

周亚夫临危受命，面对兵连关东的严重局面，处变不惊，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胆识。他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避开吴楚兵的正面挑战，坚守昌邑，不听梁使的求救，不怕皇帝的斥责怪罪，也不受敌军的挑战引诱，深沟高垒，保持着高度集中的优势兵力，以待战机。与此同时，果断地派遣轻骑兵深入吴楚后方，断其粮道，使敌军陷入被动。然后，趁敌人不战自乱、被迫退兵之机，全线反攻，迅速击溃了叛军。这场波及关东的大叛乱，周亚夫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便一举平定，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洞彻敌我形势，决策确当，治军严谨，老成持重，对迅速稳定战局、平定叛乱起了决定性作用。

周勃一生南征北战，两任太尉，位极丞相。周亚夫身为新一代的“真将军”，临危受命，出将入相。父子二人都为西汉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不朽功勋，堪称护国世家。但他们也都难以逃脱“敌国破，功臣亡”的悲惨命运，先后被诬“谋反”，锒铛入狱。周勃凭其丰富的阅历和政治斗争经验，化险为夷，终得昭雪；而周亚夫却显得城府不深，不懂得必要的政治权术，竟至绝食而死，用一腔热血铸就了一桩千古奇冤。

周勃、周亚夫父子两代冤案的发生，尽管有他们个人居功不逊、常有“骄主”之色等等因素，也有文帝、景帝猜忌心理作祟、小人罗织成“罪”等原因，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在起决定作用。至于皇帝个人的猜疑心态、小人的兴风作浪，无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是制度扭曲了人的心灵，并不断复制这种丑恶的灵魂，不断制造千古冤狱。

从社会史的角度讲，汉初百余年间不外功臣世家、豪强世家等几种类型，而以功臣世家为主流。周勃父子两代护国，功炳青史，继爵传国百有余年，盛极当世，在汉初功臣世家中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我们才写就这本《护国元勋周勃世家》的小书，试图完整地描述一个功臣家族的兴衰历程和个人命运的沧桑与沉浮，并借以展现一个王朝创建与巩固的艰辛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因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与错陋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彦辉 张红梅

1996年12月于长春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晏 秋 曹书杰 李无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晶娜 于连喜 田 野

李无未 谷艳秋 吴绍钊

赵庆禹 胡淑莉 晏 秋

曹书杰 梁 枫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1)
一 早年沧桑	(1)
二 天下苦秦久矣	(16)
三 破釜投军	(24)
第二章 “狗功”封侯	(44)
一 望鸿门临危不乱	(44)
二 龙虎斗立功敖仓	(59)
三 戡叛乱“狗功”封侯	(70)
第三章 横刀立马一太尉	(80)
一 战平城荣任太尉	(80)
二 斩陈豨北定雁、代	(95)
三 破卢绾谨事新君	(108)
第四章 安刘者必勃也	(126)
一 冷眼旁观	(126)
二 诸吕用事	(143)
三 为刘氏左袒	(150)

第五章 坎坷余生		(167)
一 登朝为相		(167)
二 替子求尚公主		(179)
三 “谋反”冤狱		(192)
第六章 将门虎子		(201)
一 细柳营内真将军		(201)
二 平定七国之乱		(212)
三 周亚夫之死		(227)
四 飘摇下的周氏余脉		(240)
附录一 周氏世系表		(244)
附录二 周氏大事年表		(245)

第一章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一 早年沧桑

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和他的文臣武将，一般被史家称之为“布衣君臣”，指的就是他们的出身都很卑微，既无战国七雄那样的世家根基，又无盘根错节的宗族声誉，但他们却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第一个鼎盛的西汉王朝，所以，他们的事迹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概，撰成《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其中辟有“世家”一体，记述世袭封国诸侯，所列多为春

秋战国以来世袭贵族之流，于汉初开国功臣，不过收录了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数人而已。这些人的爵位都是列侯，汉初共封列侯 143 位，司马迁只为萧、周诸人写世家，自有他的道理。萧何以“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军资”之功而位居第一；曹参则身受战创 70 处，攻城略地，功劳最多而位居其次；张良以“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被刘邦誉为人杰；陈平在汉初为刘邦“六出奇计”，司马迁评价为：“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①”；周勃在随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尽管没有韩信那样的显赫战功，但在刘邦翦除异姓王的斗争中，地位日隆，并诛除诸吕，应验了刘邦“安刘氏者必勃也”的临终遗言。可以说，这几个人在西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扮演了西汉从建立到巩固这一历史剧中的主要角色。

同样是这五个人，如果就出身而论，除张良为韩国旧贵族而外，余者均无显赫的家世、族源可考，是时势造就了他们，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时代的前面，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对周勃的家世只做了如下交待：“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卷（quān）为古邑名，西汉时提升为县，位于今河南原阳西北。周勃的先祖居于卷，起码在他的父祖辈便迁居于沛县（治所在今江苏沛县），所以周勃的生地是沛。

沛县秦时属泗水郡，在今徐州市（当时称彭城）的西北、江苏和山东交界的地方，位于微山湖的西面，战国时属宋。宋国的南边和楚国相邻，东靠齐、鲁，西近韩、魏，介于楚、齐、韩、魏几个大国之间，地处交通要道，战争经常不断，因此民风强

悍，习于攻战。

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发兵灭宋，沛县一度隶于齐。时隔两年，又发生了燕将乐毅将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破齐的事件，在这一战役中，原宋地被三国瓜分：魏攻取了大部分宋地；秦攻占了宋地陶邑；楚则乘机收复了以前被宋攻取的淮北地。至此，沛县又纳入楚国的版图，号称“西楚”。司马迁对沛县一带的地理民俗曾有如下描述：“夫自淮北市、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②。”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西楚”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困苦，迁徙流动比较频繁，自战国后期以来就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多事地区，秦末陈胜首举义旗的大泽乡，就是属于泗水郡的西楚之地。

公元前 222 年，秦灭楚后，楚地就流传一句民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后的历史证明，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是楚人，统兵灭秦的刘邦、项羽也是楚人。要考察这句民谚之所以应验的原因，还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根探源。

据《史记·楚世家》，公元前 312 年，秦惠王为破坏齐、楚联盟，派张仪入楚游说，劝楚绝齐从秦，许以献商于之地（今河南淅川西南）600 里为代价。楚怀王贪图便宜，遂与齐破裂。当楚怀王派人至秦索取土地时，张仪竟说当时只许六里之地。怀王受骗，盛怒之下发兵攻秦，结果大败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水北岸），秦军乘胜攻取了楚的汉中，使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公元前 299 年，楚怀王被骗入秦结盟，却一去不复返，三年后客死咸阳。这一事件对楚人震动极大，史称“楚人怜之”，秦楚关系非常紧张。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一举攻占楚国郢都江陵，在其地设置南郡。此时的楚国虽居地日蹙，仍得以集结力量徙都于陈，称郢陈（即今河南淮